元亨釋書　十七之十八

[illegible]

特別
ハ4
5587
10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二

王臣二

聖武皇帝　貞觀皇帝
寛平皇帝　寛和皇帝
蘓稲目　蘓馬子
司馬達等　大織冠鎌足
尚書右丞和眞綱　右僕射藤良相

遠壽院
59-2022

讃州刺史髙公輔（又俗人）
殿中監髙良臣
將軍平維茂
中散大夫橘守輔
尚書右丞平時範
筭博士善爲康
諫議大夫平實親
越中太守藤仲遠
副元帥平時賴

羽林次將藤義孝
黄門侍郎源顯基
別駕射親元
房州刺史源親元
尨僕射源俊房
吏部侍郎藤敦光
羽林中郎源雅通
越後太守紀躬髙

士庶三

藥延
尋寂（還俗人）
推髙
野敦末
願西
清信俊
西音
修覺

感世
乗蓮
藤井久任
秦武元
源傳
江親通
壬良門

修多羅曰富貴學道難士大夫猶病諸況王公乎我國家聖君賢臣相次間出皆能欽歆我法予博見印度支那之諸籍未有此方之醇懿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人皇二千年一刹利種系聯禪讓未嘗移革相亂亦然閻浮界裏豈有如是至治之域乎以故佛乘繁茂率土和洽君臣崇奉歲曆綿邈亦我眞宗之助化與予取居世相而契實相者作王臣篇

聖武皇帝者文武之太子也養老八年二月即位饗國二十五年流王澤崇佛乘異域聖賢鄉風來應所謂西域菩提佛哲東震道璿鑒眞也本朝英傑亦多還沓行基良辨道慈泰澄等也又創東大寺改大官寺（今大安寺也）凡百勝業見資治表天平二十一年就行基法師受菩薩戒七月二日禪位太子年五十出家修道法諱勝滿天平勝寶八年五月二日崩聖壽五十八

貞觀皇帝者仁壽第四子也天安二年十一
月即位饗國十九年海内安寧貞觀十八年
十一月遜位太子幸水尾山寺營佛宇當寢
陵帝風儀端嚴邈如神仙好經史耽釋典鷹
犬玩好棄而不御嘗以眞雅宗叡爲法友出
宮之後在清和院御膳只菜蔬而已屢幸名
藍勝地所謂山州貞觀寺和州東大寺香山
神野攝州勝尾寺凡畿甸靈區巡幸殆遍或
留止重日浹旬自海印寺還水尾或兩三日
一齋六時苦修一心禪念元慶四年十二月
四日崩圓覺寺聖壽三十一　隣大漸敎侍僧
誦金輪陀羅尼向西跏趺定印此夜地動五
六震宸儀不傾儼如如在遺詔不建山陵荼
毗中野

創仁和寺

寛平皇帝者仁和第七子也仁和三年十一
月即位享國十年寛平九年七月遜位太子
帝幼不御腥羶志慕三寶丱歲上睿山游觀
耽樂僧儀而忘歸常遊歷諸寺歲十七白母

后求出家后曰汝志可貴也然大屋寺有應
俊法師者精修之士也汝先事彼出家未晩
耳又以前志白仁和帝帝曰善哉善哉隨之三
寶數且見世相漸成梵儀時仁和在諸藩後
數月登寶位難犯天威不暇復奏踰三歳繼
帝祚洛天曆數不容逃乎昌泰二年十月十
四日從益信法師出家法諱空理即奉書辭
太上天皇尊號冒奏帝懇授遜讓益固不得
已而隨之十一月受戒於東大寺延喜元年

十二月於東寺受灌頂于益信營御室於仁
和寺側精修禪宴四年三月建圓堂安置金
剛界會三摩耶形即立誓曰昔爲人君萬姓
作惡皆歸我今成佛子一身修善普利他又
幸睿山謂增命法師曰昔少年登臨此山志
求出家中間萬機瞬息十祀今果本志不任
喜幸願從師受菩薩大戒及瑜伽深旨便亦
敕作御室於千光院五年四月十四日於睿
山戒壇院受大戒於命時壇上現紫金光七

月辭封户昌泰帝手詔不許十年九月就命受灌頂向闍梨位上聞上皇灌頂事詔羽林次將藤俊蕃授命以法眼和尚位上皇手肇冊文付命及數珠香爐磨衲等自爾屢啓密席禀灌頂者多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睿筭六十五

寛和皇帝者安和之長子也永觀二年十月十日即位寛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排貞觀殿王闥自躍下地潛出宮扈從二人供奉沙門嚴久侍中藤道兼也雖嬪嬙不知也路過安晴明宅安氏適避暑經行庭下忽仰見大驚曰天象呈變天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斯言笑而走安氏使入宮奏事帝不在焉帝如花山寺薙髪法諱入覺睿筭一十九初帝立弘徽殿妃自此厭世相故當妙齡脱屣金輪寳位又不受太上皇尊號偏奉僧儀修密法王畿靈區多所游歷又入紀州那智山不出三歲其勵苦精修峕行之者皆取法一日

神龍降獻如意珠一顆水精念珠一串海貝
一枚帝置寶珠於嵩屋念珠於千手院以爲
地鎮苦行上首傳持秘授至如今其海貝九
穴沉瀧下俗曰食九穴貝者長年不老蓋帝
令飲瀧水者得延齡也承保帝聞貝事召弄
潮者入瀧底搜看潮人出波奏曰貝猶在徑
三尺許自帝修練此地苦行者六十人至今
不絶回都在花山寺關窗學受灌頂者多矣
寛弘五年二月八日崩聖壽四十一

諸向原宅百済国釈迦金像事之

稲目之子也

○蘇稻目者欽明帝之宰臣也十三年十月百
濟國貢獻釋迦金像群臣俎之稻目奏曰西
藩諸國皆悉信嚮若佛不祥彼豈備貢已爲
附庸何懐欺罔帝以像賜之稻目乃捨向原
宅爲寺安佛像加崇敬

○蘇馬子者稻目之子也與厩戸皇子戮力興
佛事敏達十三年九月百濟麻深臣有彌勒
石像馬子乞之於宅東營殿安之請慧便法
師師事之推古二十二年病八月上宮太子

勸出家拜太子受具戒而薨
司馬達等南梁人繼體十六年來朝于時此方未有佛法達等於和州高市坂田原結草堂奉佛世未知佛號曰異域神屬馬子卿佛乘達等鼻賛之敏達十三年馬子供石彌勒像設齋會達等預焉忽於齋飯上得佛舍利乃献馬子馬子以鐵砧鎚試之砧鎚共陷舍利不壞又投水不沉馬子依茲益固信敬達等之子作此丘名德齋女爲比丘尼名善信時人指家族爲佛種

創彡武峯

大織冠鎌足和州高市郡人其先天兒屋根命之裔也出掌天地之祭祀在胎聲聞外孕十二月而誕性仁孝博學玄鑒風姿挺特本姓大中臣賜藤氏柄宰權奉佛法天智八年十月十六日薨先數日剃除鬚髮臨薨帝賜純金香爐曰已聞出家可持法具卿執此爐從天仙後昇兜率天到慈氏前證眞如法敕公卿百辟皆赴喪自古宰輔之遇未有如是

和眞綱

之盛矣

（与兄廣世帰佛乗）
大中大夫尚書右丞和眞綱者戸部尚書清
之弟五子也性敦厚忠孝少游太學頗讀群
書與兄廣世歸佛乗好聽講論承和十三年
謝事隱屛專勤淨業年六十四無病而薨

贊曰昔者智者之倡台教也徐陵和之而顯
如矣荊溪之記教觀也梁肅述之而爛然矣
眞綱遊睿皁而精教乗豈徐梁之流亞與延
曆弘仁之間台密傳此方煽行宮闕者眞綱
及兄廣世之力也二公者其篤願力而來者
乎

右僕射藤良相者太師冬嗣第五子皇太后（受灌頂于智證大師）（古三条右大臣）
及太師忠仁公同母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
游太學承和元年擢陪侍藏衡二年遷右僕（元和ミ所謂近主者也有戈雅者任此職云）
射貞觀六年受灌頂于智證大師年四十六
配冱氏爾後無娶性慈仁輕財重法耽竺典
究密教勸學院南建延命院收養藤氏無家
產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寠者

二字劄封戸納莊田常延文學士惠寒苦人
某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疾十日告諸子曰今
日者興福寺維摩會也我以此日取死豈非
因緣乎諸子聞已更唱乃向西結彌陀根本
印奄爾薨年五十五顧命薄葬棺覆單衾
賛曰初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以爲獨恣美
於千古無對也今見藤公廻命崇親二字恨
知之晩矣况先於范乎哉豈仁人之擧不期
而自合與范又有匹矣蓋二公自吾法之中
而得也
讃州刺史高公輔幼薙髮於慈覺之室法名
湛慶有義學名然儻戒檢反俗仕到于侯牧
俗號高大夫于時都城多恠敕太史卜奏曰
王城東南古寺佛像亂階故有此怪宮使物
色東山安祥寺大殿安兩界諸尊歳久頽斜
纔辦詔公輔整理公輔向寺入殿坐一席以
白杖指揮曰某像移某處諸像自起隨杖居
各位無少錯悞輦下嘆舊感之不夫

羽林次將藤義孝者太師謙德公第四子也
朝事隙誦法華永絶腥葷天延二年秋染病
誦方便品而逝異香滿室亞相藤高遠平居
友善義孝卒不幾夢在宮中與義孝娯遊義
孝哦一聯曰昔約蓬莱宮裏月今居極樂界
中花高遠覺後哀嘆

殿中監高良臣少應進士舉才名冠時中年
歸佛乗讀法華念彌陀天元三年嬰沉痾七
月初三其疾自瘳乃剃頭受戒五日趺坐合

脘

掌唱佛而薨香氣滿室空中有天樂之響殘
暑猶熾數日身不壞儼然如生

黄門侍郎源顯基者亞相俊賢之子也見稚
好學蓐翔臺省常志梵苑寬仁上皇升遐顯
基未過卒哭而出家愛族留不往上睿山首
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大原山閲經論助
修練脘患疽良醫乞治答曰我聞萬病之中
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
幸哉謝醫念佛安祥而薨

賛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況塵中乎源公發背爲壼平居所養見於此賢乎哉

○鎮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也以有勇材養爲子字之曰餘五數策戰勳爵至將軍故俗呼曰餘五將軍被堅執鋭而廻於佛乘以故精礭嘗謁慧心院源信聞止觀圓妙之旨兼承往生之要義約曰我殆千慮然願得來勸至老病革遣使於信責約信會有事不赴以安養迎接圖付使曰汝只言將軍對此像修攝身心信亦徃不可加也使者復命將軍得圖而喜便合掌對像奄爾逝年八十

○越州別駕射水親无身嬰國務心鄉佛乘休退之暇修法華會寫大般若經六齋十齋必事勤修康平之年春初羅疾謂曰我雖着病席念佛六萬聲未嘗鈌只願二月半同世尊取滅至二月既望扶見孫沐浴著新衣十五

日朝謂家人曰今日死期多時所望也至午
時令人念佛又自唱日之昳或思勞困勸漿
粥辭曰我頃者以此自或持齋或絶食何于
今破齋戒乎遂不受寂爾而逝
中散大夫橘守輔京兆人年向八十人未見
其歸三寶晩剃豫州永長元年六月二十四
日退衙之晩身無病向西唱彌陀端居而逝
奇香異樂瑞應甚多或怪之問其妻曰太守
生平無所修然臨終吉祥殆無比也不知日
來密行何如妻曰如君言頃年未有修善只
每日晩暮不言淨穢洗手漱口向西讀一紙
書讀已恭敬作是事十數年未嘗缺且問者
曰採來其紙妻披紙發願疏也曰弟子某敬
白三世諸佛十方聖衆弟子自强仕始口唱
彌陀心歸法華不論淨穢只整衣服洗口手
向西合掌唱彌陀寶號稱法華題名若臨命
終時病痛失心不能念佛以此勝業當彼資
粮又誦法華壽量品偈十反此等微善自今

洛東作光堂

以往雖急劇永無缺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年月日弟子某發願敬白衆見之無不嘆伏

房州刺史源親元家世武臣延久帝潛藩時備警衛爲金吾移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笞杖減數刑罸許緩法年過四十務佛事於洛東作一宇安彌陀像華麗耀煜俗號光堂嘉保三年守房州以俸餘建精舍又勸吏民官務之暇唱念佛淨信之者適犯法逢勘鞫必弛其刑以故州民多歸佛乘秩滿迴京庶民遮路泣留如離父母不入洛徑往園城寺薙髮長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頭北面西右脅而逝年六十八家人不知屋上有祥雲驚而入見合掌之手不解顏色如生

通議大夫尚書右丞平時範者尾州刺史定家之子也天仁元年冬辭鸞臺又佛家法号定慧來問者皆曰未至耳順致仕何速乎答曰我昔心中立約年五十六必割世網令行

年五十五嬴病荐侵何必待來歳故爾耳次
年正月謂人曰仲春我去至二月五日修彌
陀護摩法華懺又圖黄金色不動尊像十日
病革扶起念弥陁穿然薨年五十六

○儀同三司左僕射源俊房者後中書主之嫡
孫也明政事善文學又有臨池之妙朝事暇
務佛學退寢營佛宇安彌陀像爲持念之證
保安二年挂冠三年三月潛剃鬚髪自號寂
俊乃上台嶺受戒十一月染小惱令人要雲
居寺瞻西西至共念佛號又執筆書華嚴經
題名已奄然薨年八十七時堂上三間祥靄
充塞加州刺史高盛業出庭見屋上雲中白
光再現

○筭學博士善爲康者越之中州射水郡人治
曆二年年十八入洛師事筭博士善爲長所
業外緯進士明經二科寛治帝以其精筭術
抽爲博士遂至朝議大夫少年愛佛教能持
如意輪大咒承德元年以來毎日誦金剛般

若經三卷乃著驗記一篇康和元年以來絕
色欲修念佛亦著拾遺往生傳永久四年以
來每日誦般若心經三百卷爲歸土除魔障
資保安元年以來永絕肉味大治三年秋書
如法法華經爾來禁酒凡日課金剛心經如
上并彌陀經九卷如意輪大呪一千反念佛
一萬反終身不缺及諸禁無弛保延五年六
月病謂左右曰仲秋是我盡焉之期也于時
猶子行康問曰出家持戒淨土之勝業乎對

曰爾也有之堅信而已念佛功成不必出家
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八月四日後夜手擎願
文向西而卒年九十一後三日身體尚暖異
香郁然
吏部侍郎藤敦光者世稱大儒平生製作詩
文盈二十篋筒佳句多在人口天仁帝召爲
侍讀天養元年四月依病剃髮謂子弟曰吏
部侍郎通議大夫我亦足矣一日謂曰焔王
召我爲文臣而因出家得道也十月二十八

日延沙門受戒結定印唱弥陀而薨年八十

二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平實親才名文學顯著于時性慈仁常以飲食施獄囚於園城寺建一宇給隻膓供文白河營精舎徃來禮懺暮年除鬚髮持戒精修久安二年二月薨移時蘇息語其子曰我雖生兠率非素志也不徃安養顧背夙望爲我修善早薦超昇言已長徃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動隨鷹犬而直心純至誦法華提婆品日十二遍常以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爲口實臨終時乃誦提婆品至此句而卒時有比丘與雅通善夢五色雲覆源宅妓樂列空光明耀雲異香薰烈奇葩紛紜其雲指西而去夢寤思忖中郎恐死乎平且徃問家人曰今夜已徃比丘語夢合家哀慕基慧闍梨其夜有夢與比

丘同都下盛傳時京兆尹藤道雅不信此事
曰中郎生平田獵漁捕安得安養邪中郎若
生極樂求往生人當好殺生尹適詣六波羅
蜜寺聽講講筵憩廡下有三老尼相語一曰
身貧年老難作善根浪度此生恐入三途熟
思身後祈求三寶昨夜夢一老僧告曰汝莫
愁也純識眞意取生安養有相衆善不必爲
要豈不聞乎中郎雅通以直心生極樂平居
修善只法華一小品耳尹側聞尼語頓解疑

謗

越中太守藤仲遠天性慈順雖在仕官常志
山林車中馬上口唱經呪其日課法華經般
若理趣分普賢十願尊勝隨求彌陀大呪等
未有缺也一生之間讀法華萬餘部聽法華
講千餘座造佛像寫經典不可勝記臨終時
天樂天香充塞家室合掌曰我今生兜率言
已而逝

夫婦共先身ニ猨也依法華書寫シ功德ニ今人身ヲ

越後州刺史紀躬高粹佛事以俸餘寫法華

千部初州之三嶋郡乙寺有比丘持法華之
日雙猿來庭樹終日聞經朝來暮去凡百餘
日未曾闕比丘近猿邊曰汝常常來不怠又
可怜憐也汝欲讀誦乎我爲汝切誦猿振頭
不受比丘曰欲書寫乎猿聞此言垂涙下樹
頂禮而去五六日後百餘猿皆負駄來比丘
見之諸樹柔薄皮盖爲寫經紙也比丘生希
有心取木皮書妙法華經二猿採諸果蓏供
比丘日日如是書到第五卷二月二猿不來

比丘以爲獼猴亦倦供給也次日又不見比
丘謂二猿雖畜又甚謹慤豈廢二日哉恐有
夭邪乃出寺巡見山林去寺一里深谷之間
二猿傍置山藥數枚入頭於穴中而死比丘
悲泣哀愍收其二屍讀經而埋之以其木皮
經雕柱藏之後四十余歲躬高領此州太守
下車不問民事夫婦俓向乙寺問僧此寺有
未書終之妙經王耶諸僧皆曰無時有老僧
年八十餘語太守曰昔二猿倩予寫經恐是

與躬高大悦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聞師經發菩提心仍請師寫經我等爲供師鑿磽确力盡而殞經主力故今得冠帶身思師在世受任此州願畢書寫令滿夙志是非小縁照我懇誠老比丘聞守語流泪而許四座潸然乃破柱出經躬高并婦嗚咽頂戴老比丘竟書功

賛曰宋張文定公方平前身爲書楞伽僧未終而亡方平任滁州遊僧寺自梁間取經書補嗚呼文定前身比丘也能記先事雖可怪而又不可怪也躬高前身獼猴尚能記焉是可怪耳台教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猿豈過之耶經主之功勲不可測乎

○三種神器ノ事哉

副元帥平時頼者家世將種初右將軍源頼朝文治之間領天下兵馬之權時頼之祖爲其元佐而屬姻婭爾來世主兵權皇考王父皆居副帥之任累代奉佛至時頼益勤寶治之始隆蘭溪遊化本朝時頼延見加禮乃創

自福山奉隆爲開山祖文應元年寧兀庵入
相陽迎請寓建長寺便懷香參禮進前曰弟
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
寧見其語異即握起拳曰吾雖老拳頭硬在
進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參禪慳後圖
所夢像供養今見尊儀與像無異寧曰且莫
說夢文問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
子不問這箇年寧竪拳曰莫是這箇年麼時
賴擬議寧乃提三拳時賴忻然曰蒙和尚老

拳歡喜無量寧曰不得作拳頭會從茲公務
之暇爲法喜之遊弘長二年十月入山啓曰
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底寧曰參禪只圖
見性若得見性千了百當時賴曰和尚方便
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
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
燭巧喩妙說良久曰見麼時賴曰森羅萬像
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寧曰青青翠竹
盡是眞如鬱鬱黄花無非般若時賴言下忽

然契悟通身汗流便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
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禮九拜寧於佛前燒
香與之印可將法衣一頂付之曰公不易到
箇田地宜善護持爲說偈曰我無佛法一字
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
親見燃燈佛又以五偈贈之聘賴亦出夢像
與寧寧書讚其上并付其後雖不完梵相薙
髮齋居法稱道崇又國俗也弘長三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書偈而逝其福山起願文曰我

子孫能奉佛心宗系流益昌蓋家門與禪門
爲盛衰云

賛曰宗門入此土七十餘歲王畿未徧早播
東裔建長之間平帥握閫外之威權藴閫外
之體裁故能與名師酬酢聲脫造詣昔者齊
桓晉文藩王室而不全李昪錢俶奉祖道而
不兼二美而全者其唯平帥與

論曰或言子謂此土爲大乘之國且從之而
又言閻浮界至治域恐亦有黨乎余曰韙哉

子之問乎是余之公言之秋也君子之言豈
苟哉若渉阿黨爲經世乎若又不經不如默
矣夫物之自然也天下皆貴之其造作也出
未重之矣吾讀國史邦家之基根於自然也
支那之諸國未嘗有矣所以是吾稱吾國也
其所謂自然者三神器也三器者神鏡也神
劔也神璽也此三皆出自然天成也初天照
太神在天宮也召其孫瓊杵尊曰葦原中國
者吾孫統御之地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

無窮即以八咫鏡八坂瓊草薙劔授之及天
兒屋根命等五神爲陪從告曰咨爾從三器
五神降下土照臨斯民今爾離索故付此鏡
此鏡是吾照面之具也我面常在中焉咨爾
持此鏡常面我也未嘗須臾離矣今我付汝
汝其置斯鏡汝居焉斯鏡又能鎭汝國祚其
劔之與瓊皆然汝其往矣愼之哉以是言之
我國雖東方海極之域其統御之靈也與天
地之開闢同兆乎不然三般神器何出於鑄

刻之先而降於天乎是我國運之自然者也
彼支那者葱嶺之東數十之邦咸取法度推
稱中國又言文物國然五帝之世猶無傳國
之信器況三皇乎又況邃古乎至舜禹始鑄
九鼎竝爲國器殷周相傳遷移寶之乃秦奪（指三皇以前之昔也）
周鼎没泗水故始皇刻卞璧以爲國璽漢又
以高祖斬白蛇劍爲傳國寶爾來劍璽爲二
國器魏晉以來至趙宋承傳之耳故唐李白
詩曰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彼支那號大
邦者雖土地曠遠而受命之符皆人工也非
天造也我國雖小開基之神世傳器之靈也
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劍璽之事兩朝不相待
而偶合者何寧天子之運彼此相同乎然支
那雖傳劍璽更十數姓者豈其寶器所以爲
人工乎我國一種系連綿邈無窮者天造自
然之器之所致乎因是而言雖千萬世後不
有攙奪之虞矣豈其天造神器者他氏異冑
之所玩弄乎又支那之三皇五帝三代者我

鸕草一神之季世也視天用神皇古遼邈不可爲比也昌哉我國皇㝡五十餘世年暦二百萬載一種遞代四夷無擾其間或有戎羯之覬覦皆盡糜爛於西鄙無乃近帝畿乎夫有國以來不嬰蠻夷之攘奪者未有如吾國之純全矣余閱大藏柰女耆域經曰摩竭陀國頻婆娑羅王承制遠夷而遣耆域故有八千里疾象之事如來在世尚如斯况滅後乎弉三藏在印度有戒日王者而非刹利種只是雄武信賢之主也其餘僭奪率見西方諸籍天竺者閻浮之本邦也猶有此等篡亂况諸夷乎文見虞夏之書殷周之詩有玁狁獯粥之厄自漢以降尤甚矣吾今粗舉歷代之夷虜春秋之時趙簡子起長城備胡七國之世燕秦亦築長城至始皇益遠漢高帝之威武也尚受平城之艱故婁敬建和議歲輸美女金帛猶諸侯税天子賈誼疏曰匈奴侵掠歲致金絮張瑞書曰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供奉之恥魏晉之間羌狄跋扈不堪言也
楊隋一統南北然北虜轉輪過於漢魏奚李
唐武德九年頡利(北狄名也)自將十萬騎進至渭水房
玄齡等六騎隔水語斬白馬與盟便橋上故
太宗踐祚李靖(大將名)取定(列名)襄(同上)太宗曰足濯我渭水
之恥矣代宗朝吐蕃(狄名也)陷京師唐書突厥傳曰
漢至昭(帝)宣(帝)猶襲奉春之過傾府藏給西北歲
二億七十萬皇室歲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
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妾之職也中國

異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容毀
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
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
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
隷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
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
病則受養疆則内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
載可不悲哉迄五代石晉出帝爲耶律德光
所禽后妃親戚夕被係累趙宋時益邁前代

四民周官曰周礼官士農工商

靖康之役二帝附虜讀其史者含淚而不終卷南渡之後割地服事漸至德祐覆滅無遺我見丗支之事如我國之渾厚者未有之矣是區域之靈勝祖宗之聖武而亦吾佛乗之資輔也我言至治之域者其不然乎

△士庶三

周分四民而布王化我國家王澤流行民無事矣不怠所業崇奉佛法今撰甚尤者作士庶篇

○沙彌藥延美州人家在路傍適無動寺一比丘遊方宿此舍見延中夜沐浴淨衣入屋後齋室初修懺後誦法華至天明終一部語比丘曰沙弥藥延在纏放逸而以誦法華爲業生平勤修如今夜又未有闕也某年月日必生安養師適至此不爲無緣願至期見我所爲比丘歸睿山雖承延約不生堅信思謂其人絆塵累豈如言乎以故又忘期之年月之夕紫雲靄房上雲中有聲曰沙彌藥延今往

工佛師

安養先歳之言爲信耳比丘悔謝禮雲中此
事承平之年也

○工感世者以造佛像爲活餘暇讀法華或一
兩卷或一二品多少隨工之隙又誦普門品
三十三遍爲日課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成
命世刻觀自在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世
受錢帛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與工價者
多不如殺於路奪之他人亦不可知也則追
及大江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新像肩
上割切從其瘡血流凝地宮成怪怖曰我斬
工像何有之耶使使使者馳郡見世世無恙
使者復命宮成驚惋而急詣工家返奪財備
言所以世曰我於大江山逢賊被掠財潛逃
歸家耳今聞君言大悲尊代吾受刑也二人
執手感嘆自此宮成與世盟親友于時應和
二年（其像今在菩提寺俗曰穴穗寺）

○睿嶽有攝圓法師者赴加州逆旅館一舍家
婦憐圓疲極具飡勞問入夜家主來歸見沙

門而喜命婦厚遇婦告已鋪之家主謝婦圓
見家主而禿丁也中夜沐浴入齋宇修懺已
誦法華迨曉竟全朝語圓曰我本比丘名尋
寂倦戒法而退見有妻孥然生死可怖猶勤
修懺生平不懈辟如昨夜吾今亦死期不久
矣願暫止證我盡焉圓不忍去同寂三七日
修六時懺誦法華過三七已寂語圓曰今夜
徃西方沐浴更衣手執香爐誦法華向西端
坐而滅其夜隣里人人皆夢尋寂坐蓮臺紫
雲妓樂昇空而去圓歸本山說此事康保年
中也

沙彌乗蓮者豫州刺史高明順之子也仕永
延帝從吏部郎中出任筑前太守秩滿歸京
除鬚髮爲在家沙彌（國俗剃髪不全梵儀有妻子者在家稱沙彌）
於居宅側搆佛宇屈南北碩德創長日講論
者八年矣道俗雲集讚歎伏膺又自少年讀
法華持弥陀大咒暮年嬰病卧聽長講臨終
尚聽講唱彌陀而氣絶人夢坐華臺淩雲霞

而昇
周州玉祖神宮司惟髙者累世神官也而歸
心佛乘唱地藏號長德四年四月寢病過六
日俄爾氣絕忽赴曠野迷而不知路於時六
沙門儀相嚴好徐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
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錫杖一人持華筥
一人持念珠其中執爐人告曰汝知我等不
惟髙啓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爲救六趣
衆生現六種身汝雖巫屬久歸我也是以令
汝還本土汝必造我像致恭敬我居其在南
方言已如夢覺而蘇已經三日也便擕一宇
刻地藏六像瞻禮供養見聞無不隨喜年七
十餘唱地藏號向西而化

藤井久任者備中州吉備津宮神官也平居
事祭祠業漁釣寬治四年二月剃髮法名戒
寂專念彌陀謝絕妻子而不忌酒胾八月往
大祝賀陽貞政謂曰我欲嘗鮮故來也貞政
盛具腥羶寂食已曰我近燒身謁君無旨貞

政爲戲也乃於撫阿御嵜津嵩積薪於地上
至期妻子親族盡來集寂以家貲分付妻子
曰汝等早歸故居又莫悲戀日午時白衆僧
曰爲我修懺懺了入薪中自放火煙靄裏念
佛聲不亂年六十餘後三日貞政聞之曰我
繫祭法忌喪事而追慕尤甚不顧祀式遂往
薪所更哭曰北邙之煙纔殘遺燼西方之月
願承餘光慟哭而歸

親衛校尉野敦末者家世僕御敦末好佛事
不慳財造堂像寫經論又修念佛三昧永長
二年閏正月染疾至十五日誡子孫曰汝等
莫相近也乃向佛像趺坐蹲時一光從西南
隅飛來射胸間人怪之見尸外無日影時陰
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絶後數日光明照觸
之衣其處作金色遂不改見者嘆美頂戴

秦武元者家世僕御髫齔事仁和寺沙門爲
童役其師入高野山一百日修護摩童平且
斟閼伽水一日不怠及冠其父授家業嘗爲

太上皇御性好田獵一旦棄所好歸佛乘上
皇幸高野武元陪所業夜夢高僧担身垢爲
丸授武元武元展手受之曰師爲誰乎答曰
我是弘法大師也昔日汝給閼伽水其意動
焉以故我憐汝耳覺後手中有一顆玉武元
不堪感激上皇還都則奏此事薙髮修道又
建堂宇安丈六阿弥陀像朝昏禮供兼設講
席承德二年八月嬰小恙臨終斥妻子伴比
丘跏趺念佛趨寂

○興福寺莊嚴院實覺法師有僕童及壯年白
覺曰我雖賤隷志求佛法願免役專勤修覺
許諸便薙髮法名願西於飛鳥寺側結草廬
而居嘗唱彌陀不持念珠以小豆數外畜淨
器充數誓曰以一千斛爲期經十數年或問
曰汝唱幾斛乎答曰已過七百石天承元年
七月朔有小病至十五日求沐浴諸子拒曰
老病月久豈容浴乎西曰我今日赴淨刹此
身垢穢故求浴耳諸子聞之不遂具湯沐浴

了著淨紙服端坐語諸子曰我死後三白不
得葬歛三日不壞應知生安養言已向西結
定印如寢而寂三日後身不傾印不解又無
臭氣第四日諸子以大桶盛屍置宅後閑地
十餘日高野山沙門四人來曰我等因夢事
來願見其屍諸子思爛壞不欲開之四僧曰
我等不遠數百里而來縱雖敗壞豈嫌惡乎
乞益切諸子不得已而執桶蓋見之身體不
變儀相如生鬚髮長寸餘四比丘拜禮而去

年七十五

○源傳者攝州渡邊郡人也家世号馬自少年
慕佛法而藏信士之儀故人不知有淨業暮
年患風痺飲食已絶臨終時謂妻子曰我壯
歲以來有親友沙門授弘法大師袈裟我今
瀕死欲披之則出衣著之又曰往年一比丘
教曰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教主三十六
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如
是唱禮汝罪早滅即生淨界我傳衣受稱以

來至今三十年毎日一千遍内心稱念不令
人知今已時至始露此事言已向西安祥而
逝年六十長承三年也
清信俊者累代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
少壯奉三寶嘗於大原山寺毎日供十一僧
者十年矣一日不缺又令十一僧書如法法
花經三十部又寫法華一千五百部置名山
太寺備講讀流演也自讀法華三千餘部念
人轉讀三十萬部久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年

六十九臨終唱彌陀聲漸消氣乃絶奇香滿
室經數日喪北山收斂之間其馥不竭

文士之秀者也

江親通者文士之秀者也亦能草書少家産
恬淡自守居塵中讚佛乗嘗曰娑羅花凋旃
檀薪盡以來歳重千祀境隔萬里當此時纔
得舍利豈非見如來乎以故起堅誓求舍利
經論之中言渉舍利所有文句皆悉集之又
天竺支那及日域舍利靈感莫不纂録合三
十巻名曰駄都（舍利異称也）抄一日開書函中有六顆珠

光彩炳焉大如小豆持示人人不知然頗珍
異或見曰佛舍利也欲知虛實乃安佛前供
香花漸經日月其數增多光色益鮮親通知
不虛加信敬有求者與之而數不下六粒隨
取隨生纍纍如線貫珠神奇變化弥々弥多
時芽黃門女爲尼梵行清修保安年中室中
壇上舍利出現尼感嘆供養翌夕夢有人曰
早令親通流傳感現覺問人無知者普訪四
來尼自來江家語夢事便以舍利付親通親

西面士始此

通勸四衆作二尺五寸釋迦文像安舍利像
中蓋擬貞身也聞見隨喜瞻仰暮年出家淨
戒精進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辛白日紫雲
垂屋
沙彌西音者元曆帝之西面也帝好武召勇
士置宮中西偏備宿衛西面之名始於此承
久之季帝狩隱州音自此薙髮專修淨業除
日倩人與一縑書曰來朝元旦予擊此札來
我問從來子報曰極樂世界彌陀佛宣觀自

在菩薩召汝是省劄也便延使者與膳財每
歳如是常謂人曰世言元日多忌諱其語必
中我每年元朝承弥陁詔旨于今未死何乎
晩歳吉祥而逝

○壬良門奥州人累代控絃騎馬獵犬以爲友
騎射畋漁以爲娯有沙門空照爲良門所知
語曰人身難得易失三途難出易入子盍捨
放逸修淨業耶良門乃止殺生改邪事以金
泥書法華文造佛像稽首供養文發大誓曰
我生前金書妙經千部乃口絶饘粥歴數十
年竟泥經此間時時奇瑞屢現或鮮白蓮華
散經堂庭天樂響經堂内或天童子捧花而
來倏忽便隱靈禽聲如鈴而鳴或護世四王
合掌出現臨終時洗手漱口告左右曰天女
數千作妓樂乘雲而至我伴彼昇兜率天言
訖而逝

依法華功德穫生後天生兜率

○沙弥修覺長州阿武郡人其家豪富殺生放
縱臨老病索延命故集比丘讀法華既而死

諸僧皆去一比丘爲修薦對屍讀經至第八卷覺蘇息合掌謂曰惡鬼驅我而去君誦經之聲猶在我耳時天童來曰聞法信人不可追去早還人間令卒淨業是以而蘇即發道意除鬚髮爾後持法花一心精進臨終會比丘讀經又自讀而逝傍僧夢覺威儀庠序告諸沙門曰依妙法力生兜率天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三

尼女四

善信　法明
都藍　皇后光明子
舍利　如意
如藏　皇后歡子
高敦遠妻　藤敦光女

藤經實妻　　釋妙
願西　　妙法
藤兼澄女

神仙五

皇太神宮　　白山明神
丹生明神　　新羅明神
天満大自在天神
法道　　久米
陽勝　　窺仙

都良香　　藤太主
生馬仙　　法空

尼女四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置色事佛者愛絶而道美令之撰述者其於此乎或曰尼亦具解脱服何其下邪予曰史傳以類而聚上之諸科皆爾也不必以先後爲尊卑又茲書之製也只以男女之別繫於是焉

赴百濟

善信尼司馬達等之女也敏達十三年十月

從慧便出家同伴二女共薙髮一禪藏梁人
夜善之女二慧善錦織壼之女大臣蘓馬子
營精舍迎三尼供養用明二年信白馬子曰
出家之人以戒爲地願赴百濟受戒學崇峻
元年馬子付信百濟使求法發遣三年春信
等三尼自百濟歸住櫻井寺

贊曰東漢阿潘只受三歸而爲霞且尼之始
至劉宋鐵索羅自師子國來慧果尼初全戒
相馬信等爲本朝之阿潘羯磨過之學師子
之鐵索跨越慣之以婉柔之姿奮決烈之志
又不止劉頡之所記而已（漢劉向作列女傳頡氏又選續列女傳是皆俗也信者出世之女也故云不止耳）

○法明尼百濟人齊明二年内臣鎌子連寢病
百方不瘥明奏曰維摩詰經因問疾説大法
試爲鎌子連讀之帝詔讀之未終卷病即愈
王臣大悦

贊曰東晉有尼道馨説維摩經聽者如市然
者尼之有講者尚矣而明一讀未畢沉痾早
差其爲効豈不愈哉爾後淡海公於植槻場

山階寺や

創維摩會移興福寺于今轉盛豈明之餘烈
乎
都藍屋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
吉野山麓世傳金峯山者黄金之地金剛蔵
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渉覚藍言而曰我雖
女身淨戒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峰忽
雷電晦瞑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
成大樹藍又呪龍棄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
進藍喟蹭嵓巒皆盡崩裂其養龍之池在嵓

建温室手親去千人之垢第千人權化癩人阿閦佛也
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天平應眞皇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
也聖武帝儲貳時納爲妃天平元年八月冊
爲皇后體皃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生孝謙
帝及皇太子而太子夭薨六年正月薦先妣
橘氏於興福寺建西金堂安釋迦十弟子等
像莊麗妙絶聖武帝造國分寺東大寺皆后
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餓恙
及東大寺成后以謂太像大殿皆已備足帝

勗于外我營于內勝功鉅德不可加也旦有
詑意一夕閤裏空中有聲曰后莫誇也妙觸
宣明浴室澣濯其功不可言而已后悅喜乃
建溫室令貴賤取浴后又誓曰我親去千人
垢君臣憚之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
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徧體疥癩臭氣充室
后難去垢又自思而言今滿千數豈避之哉
忍而揩背病人言我受惡病患此瘡者久適
有良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除愈而世上無

深悲者故我沉痾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
又孔貴之願后有意乎后不得已吸瘡吐膿
自頂至踵皆遍后語病人曰我吮汝瘡慎勿
語人于時病人放大光明告曰后去阿閦佛
垢又慎勿語人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燿
馥郁忽然不見后驚喜無量就其地搆伽藍
號阿閦寺寶字二年受尊號四年六月崩年
六十
賛曰或言光明后去千垢可謂光前絕後乎

余曰設温室者可也去垢者不可也曰若不
去垢爭感阿閦佛乎曰阿閦者生于堅誠也
苟有堅誠造次顛沛皆見阿閦何必區區去
垢吸服始爲得乎又失君君臣臣夫夫婦婦
人倫之大常也我光明子婦德陰教奉佛崇
法古來寡儔也然去垢之者失常也矣曰然
則后者可舍諸曰柳下恵者百世之師也然
其德可學其迹或有不可學焉我謂光明子
者婦人之柳下也後世婦女善學之乎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寳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
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
中有女子父母大悦収育里閭聞之歎未曾
有覃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寸頗貞端正
而無女根纔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
七歳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
精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
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

戒明講華嚴舍利日白預聽一日明呵曰尼
身何預廣衆耶答曰佛慈平等廣度群生法
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久陪大德適承
顧問欣幸無量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蹟
答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
舍利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号舍利
菩薩肥後州國分寺沙門并豊州宇佐神宮
寺僧二人誹謗舍利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
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俱死云

如意尼者天長帝之次妃也丹州余佐郷人
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詣
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闐咽未有
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
夢遣華使於頂法寺（今之六角堂是也）物色而得妃妃入宮儀
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嬖（妾也）焉性慈仁盤撤肉
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
薰染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
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眞身弟六

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眞身第四
妃即是也第四妃意也覺後益加敬重妃雖専寵
榮志在山林適一七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
夜持誦時閉目怳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
有寶山号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
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冑弓箭寳劒衣服
等故亦曰武庫汝盍居彼妃聞言開目端正
天女乘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怪喜焉
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

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年二月
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宮女二人潜出宮赴
攝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爲後從到南河畔欲
乘舟舟人看妃嬪荘麗怪恐不艤舡欲逃去
而舟不動不得已而載之明日着攝州南宮
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神啓殿戸與妃晤語
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廣田神祠神
又開戸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池池
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茂、是四神相應地也

小峯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
有二美女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
相應之勝區也我藏珍寶於此地每日禺中
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如下山而不見是
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搆梵宇合郡官
吏及冨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勠力三十三日
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
尼晝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黒雲常覆
峯時時出巖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

水灑之其火自退又黒雲中異神降來其體
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於時妃身心不
動漸供化之妃出官後齋尋之不得便救尚
書右丞真王嚴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真
王曰妾自待官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駕
歸輦又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
不多弃睿情乎真王還宮奏上潛然妃在宮
時恩寵無比雖逃於此蒋賜存問諸后妃懷
妬忌謀燒山房上知此事救真王佯燒山下

茆屋諸妃遙見煙以爲焚真房始心乃止今
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歳十一月妃請空海僧
都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
徑三尺乗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
頂七年二月十八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
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相木至山頂有大
櫻樹放光妃喜怪交集即延海闍梨到木所
海就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山
南海即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爲準凡經日三

十而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
斷禮拜又日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
以偈讃曰敬禮救世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
體不捨造惡諸衆生三世有情同利濟手時
像樸顆頭妃一日語海曰此山西峯有一鬼
号権亂神（前八面臂月者）常作法障爲之如何海曰
東谷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
神不爲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爲何
天海曰大辨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假

之弟七夜天女率十五葷童子降臨時前峯
俄起黒雲三障㝵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
乃隠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如意
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誓曰
我住此山爲一切貧乏衆生施財寶八年十
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峯
有摩尼如意寶大聖爲利諸衆生普雨一切
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豊榮妃又合掌曰自性
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

薩前歡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髪束爲
三十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流
剃落受具戒法諱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曰
如一二曰如圓三尼爾來持誦益勤故号此
所名神呪寺承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
對御演說皇情大悦寵從甚盛大中大夫和
眞綱在焉如一者眞綱之女也出宮後未捐
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
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呪合掌

而化年三十三妃嘗蓄一篋人不得見裏面
世曰天長元年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
雩海得妃篋修秘奥以故雨澤洽天下妃之
同閭有水江浦嶋子者先妃數百年久棲仙
郷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嶋子
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
像中
論曰或言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恐非神
仙之器乃是密乗之秘賾也故弘法大師得

此能降天長之旱雨浦嶋子只是蓬瀛之一
賓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曰梁僧傳曰史宗
者世号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塩令請
一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共語小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
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問所經見曰道人令
我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寄
書事令開看都不解乃令小兒送書與史宗
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由是

將門第三之女也依地藏菩薩救蘇生

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嶋子縱不委篋中
而知其名不爲過而已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
通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遁走到奥州女
亢薄世情於慧日寺傍縛菴寡居一日受病
氣絶至炎宮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
錫杖諸冥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
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
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

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毀此也炎王曰
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
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戾菩薩唱曰人
身難受佛教難遭一心精修不惜身命女聞
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專心持地
藏號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皇太后歡子者太師藤敎通第三之女永承
帝之皇后也年十四就兄淨圓法師讀法華
等諸經自爾以法華爲日課十六選入宮永

承七年立爲皇妃治暦四年四月冊爲皇后
其夜帝崩因是固心佛乘益厭塵寰日讀法
華并諸大乘經嘗於離宮書最勝王經一日
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后雖恐悚手不釋筆瞑
目危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
墨字衣服錐焦身無傷損承暦元年薙髮以
台嶺座主良眞爲戒師乃隱小野離宮後改
宮爲常壽院延慶曜法師聞眞言止觀文親
寫五部大乘經一夕夢比丘擎香爐來告曰
往生淨業造大佛像爲冣覺而怪喜便作丈
六彌陀佛像康和四年八月十八日作五色
幡繋像臂右手執旒左手把爐向西跏趺奄
然而崩年八十二此夜慶曜夢無量聖衆乘
雲奏樂傍人語曰小野太后今往安養翌早
馳常壽院而問之侍人曰今宵太后入寂
野州刺史高敦遠之妻藤氏者讚州太守行
家之女也性柔和有婦德歳覃二十歸佛乘
讀法華造彌陀像乃立誓曰願先知死期一

夕夢沙門與一串青珠曰是汝命數也藤氏
夢中筭珠有四十五顆天永二年年四十六
謂人曰我已盡串珠豈過今歲哉我聞太后
歡子造丈六佛像得生安養妾甚慕之即作
丈六無量壽像七月一日沐浴淨衣對像而
逝奇雲覆天異香滿地雖行人染其薫云
○女藤氏者吏部侍郎敦光之女也九歲讀大
乘經若干卷至齋日絶肉味雖戲劇不妄語
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
母傍毋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
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他之乎
荅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爲期豈久乎父母
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詣精舍
日課經呪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
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
秋舊病亦發至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
禁戒近屬纘懇請薙髪便披袈裟念佛而逝
歷數日容皃不變身甚輕

特進藤經實妻者儀同贈太師藤實季女也
未加笄早慕眞乗年二十餘忽嬰重病母
氏告曰爲除病延命造七佛藥師像藤氏曰
吾病不起願改七藥師像作六地藏像母氏
位而隨之即屈睿山靜算鳴磬啓白時紫雲
垂窻奇香盈室合掌向西念佛而殂算師袈
裟薰氣不滅算以其衣蔵篋笥爲臨終服尋
常不披云

釋妙尼者睿桓法師之母也除粧飾後堅持
戒律汗手不執瓶卧足不蹈西大小便利皆
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
常憂木佛語曰我是彌陀護念汝正暦三年
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源信之姉也

願西尼者源信法師之姉也雜染以來精持
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
所受施利普與孤獨嘗見普賢菩薩降室又
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寛弘
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讀誦法華之時不諳開結二經故不見佛面後加二經不藏面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章長女也生豪富不事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回辭不從明年謀奪歸人至期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若何或曰豈不關孝乎答曰妾聞歸三寶者逆二親而不爲不孝也遂具戒精進無此誦法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每日閼伽氷必自掬臨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薫人衣年八十一

加州刺史藤兼澄女性聰明持法華之時受疾而殂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去到一大寺堂閣嚴麗聖衆來往吾乃思念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此法華功未充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熾然以袈裟覆面舉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華故令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見汝還本土加二經

益轉法華我又不藏面汝知乎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息說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神仙五

陰陽不測曰神軀壽堅久曰仙世教之見焉我佛書明八神十仙漢劉向列仙傳一百四十六人梁劉孝標曰七十四人見佛經然則神仙之歸我者尚矣此方純敬大乘之域雖異道皆奉佛蓋亦多自吾出焉故繫於雜傳

○伊勢皇太神宮者天照大神之廟也初聖武皇帝欲創東大寺即思念我國家歷代奉神今營佛宇不知戾神意不欲試機宜天平十三年敕行基法師授佛舍利一粒詣勢洲獻皇太神宮基於內宮南門大杉下縳廬而居期七日持念告上旨第七之夜神殿自開大聲唱曰實相真如之日輪照却生死之長夜本有常住之月輪爍破煩惱之迷雲我今逢難遭大願如渡得船又受難得寶珠如暗得

炬師其持舍利藏埋飯高郷以賴邦家其捧
舍利藏彼所反都奏事皇情大悦上又謂朕
以行基爲廟使恐不協朝儀十一月三日重
勅特進右僕射橘公詣勢州十五日僕射復
奏其夜上夢皇太神宮告曰日輪是毗盧遮
那也帝得此意爲嘗與言已現日輪相其光
赫如也帝覺感激以故東大寺大像高一十
六丈蓋擬毗盧也非分身丈六之量也神宮
之降迹備太常國史今只載因佛之一事云

賛曰異矣哉　神之爲言也學乎不學乎毗
盧遮那經疏曰毗盧遮那此曰日蓋天地之
間日光皆遍我毗盧世尊大覺圓照無所不
至假借世相取日寫名故摩訶毗盧遮那佛
飜名大日如來也　皇太神宮自何得而聞
我　聖武帝而啓徹旨乎烏乎不測之不測
者與
論曰予詣勢州神祠高山環峙清河繞流杉
林森矗大數十圍高百餘尺一鳥不鳴幽邃

閒爾殿製朴古蓋茅茨無雕刻行人屏息躡足入中心已肅如也漸進殿前一覲呵曰此神不愛沙門莫近也遽止一大樹下予以謂昔年尼婆伽梵說大集經勅四天王驅十方一切鬼神赴會受佛囑護正法今此神本朝太祖也若後世尊便已先出尊百万余歲豈當時不受佛囑乎已受佛囑而豈嫌比丘乎況此方大乘醇化之域此神爲宗廟烏有之邪恐巫祝矯而嚇吾徒乎歸後博尋神事適

得一書名神宮雜事見 聖武帝創東大寺事則決巫祝之誣妄矣蓋神若嫌沙門豈對基公宣言乎又安用夢帝贊毗盧而演秘誨哉況此事不出他書出神宮雜事乎巫祝之妄無疑矣或曰子排 神之忌佛矣子不聞乎昔此日域地未成大海渺瀰於時 神宮在天上下見海底有大日如來印文 神宮怪之下鉾搜印文其鉾滴如露迸散於是魔王波旬遙見曰此滴露成地來世必興佛法

我欲壞此乃自天而降神宮逆波旬語曰此
地我之有也我忌三寶不敢崇敬願大夫莫
處也波旬便還依茲神宮内歸佛乘外拒釋
衆蓋信千波旬也殊不知我國佛法繁傳者
神宮之内助也今其忌沙門者賣波旬也非
眞乎予聞巳長吁信人可欺而神不可欺也
愚可誣而智不可誣也予之言皆妖巫之詞
耳若夫神託者豈有是等謬妄乎我詳告子
矣我按大藏起世阿含等諸經成劫之始大

雨澍至三禪隨藍風鼓之作遍先作諸天宮
殿乃至須彌大地其殘餘之水聚爲大海也
然則四洲之地一時俱成不有先後別造矣
只其增劫海減四洲通塗減劫海溢島消各
區今我國在海中者減劫之時也而其下地
與印度支那諸國同上一連屬豈彼鉾滴之露
始爲地乎是狹智之者託巫而矯言也若實
神靈博遍睿聖豈不知乎又魔王波旬天眼
透徹見欲界猶掌中寧承神宮賣枉惛然不

省乎若以波旬爲昧者初見辭適已辨佛兆
今盛行而猶不知乎又神宮不欲失信於彼
旬詐忌比丘者我先言之大集會上已承佛
敕佛與魔何重乎豈固信于魔而乖敕于佛
乎若黨魔而戾佛者邪神也非正神也豈
我大神宮淫祀之謂乎此等之事皆以凡意
料天事痛乎巫祝矯神而出不經之言也甚
人聞佛書信而實之我當此時不得不解譯
神之言辨詐世之說矣凡曰
神宮事者假

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由具哉し

密教而立言也蓋蕩密之者承巫祝矯古德
爲之也我欲一一辨析文繁而不敢焉
白山明神者伊弉諾尊也初泰澄法師樓越
前州越知峯常望白山曰彼雲嶺必有靈神
我當登彼乞顯應靈龜二年夢天女瓔珞嚴
身出紫雲中曰靈感時至盍可戾止養老元
年四月一日登徃白山麓大野隈筥河東伊
野原乃專思持誦時前所夢天女現身曰此
地大德之母產穢之所非結界之地此東林

泉吾所遊止也師移彼言已形隱澄到彼持
念如前天女又來曰我雖在天嶺恒遊此林
此林爲我中居上護一人下撫萬民大德諦
聽日本秋津嶋本是神國也國常立尊乃神
代最初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豊斟渟尊次
泥火瓊尊沙土瓊尊次大戸之道尊大苫邊尊次面
足尊惶根尊次伊奘諾尊伊奘冊尊謂之天神
七代吾是伊奘諾尊也今号妙理大菩薩此
神岳白嶺者我主國之時都城也我乃日域

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太神者我子也天忍穗
耳尊我孫也其子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受
祖天照太神敕降治此國始爲地居饗國三
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彦火火出見
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生彦
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
千四十二年是名地神五代人皇第一國主
神武天皇者鸕鷀草葺尊第四子也在位七十
六歲天皇年四十六始登皇位辛酉之歲也

云云吾眞身在彼天嶺大徳往見之言已天
女乃隱澄乃登白山天嶺絶頂居緑碧池側
持誦專注忽九頭龍出池面澄曰是方便現
體非本地眞身持念彌確頂刻十一面觀自
在菩薩妙相端嚴光彩赫熾澄稽首禮足白
言像末衆生願垂救拯于時菩薩揺金冠瞬
蓮眼而許之拜不畢三妙體已隱澄又渡右
澗上孤峰値一偉丈夫手握金箭肩擔銀弓
含笑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輔也名曰小白

山大行事大徳當知聖觀自在之變身也言
已乃隱澄又昇右峯見一奇服老翁神宇閑
雅語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弼也名曰大己
貴西刹主也言已又隱自此靈感益顯著也
澄嘗語人曰妙理菩薩曰我山中一草一木
無不我眷屬之所居一萬眷屬妙德降迹十
萬金剛童子遍吉垂化五萬八千采女堅牢
女夫之變作也
贊曰或言妙理菩薩已言天照太神者我

子也予今後白山何予曰
立爲宗廟白山雖　伊勢神宮朝廷
又且從朝禮也然以下不視神次唯因吾法
之先後爲排差耳
紀州丹生明神者弘仁七年空海師遊紀州
求勝地漸上高野山岩巒嶒崪林木榛蕪不
知所之時婦人出來曰妾者山神也夙負殺
罪苦處幽陰思歸眞乘未逢其人今師到此
妾之幸也此山方數百里願施師懺罪乃導

海至山中平坦所曰是福地也営構於此初
唐元和元年八月海將歸朝泛船之日手執
三鈷杵祈願曰密教入日域父屬流傳者願
此杵先占靈區便向本邦擲之其杵飛入雲
中到此其杵懸松枝於是知神女之言不虚
也便奏建金剛峯寺安寶塔高一十六丈爲
密乘興繁之勝場神女者丹生明神也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圓珍師泛船自唐歸
洋中忽有老翁現船舷曰我是新羅國之神

也誓護持師教法至慈氏下生語已不見珍入京將傳來教籍藏尚書省時海上翁來曰此所不堪置經書是日域中有一勝地我已先相彼師聞官建院宇度此典籍我鎮加護又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也佛法若衰王法亦衰語已形隱珍歸睿山至山王院時山王明神現形曰傳來經書宜藏此所新羅明神又出曰此地來世必有喧爭不可置也南行數里是爲勝處珍乃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滋賀郡園城寺寺僧敎待說寺事旣而山王廻睿阜新羅明神語珍曰我卜居寺之北野時百千眷屬倏來圍繞唯珍獨見他人不知於是有乗輿人儀衛甚多以美饍饗新羅敎待來賀而後乗輿人形隱不見珍問明神執輿者爲誰新羅曰三尾明神也祠今在寺南

自此新羅明神威靈益顯

○北野天滿大自在天神者菅丞相之靈也昌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讒左遷大宰府

鬱脊而薨未死之先自裁疏訴天帝故其靈
奮激為威徳天神也天慶四年八月有沙門
道賢備冥見金峯山金剛蔵王菩薩時五色
光照金峯山賢白曰此光何祥蔵王曰今太
政威徳天來也須臾之間西方空中千萬人
至儀衛偉如也宛似王者之郊禮也其衆奇
形異皃或如金剛力士或如雷電神夜叉羅
剎甚可怖類各持器仗弓矢矛戟大政天與
蔵王語已而欲歸去顧賢曰將此人見我居

何如蔵王許之使賢乗一白馬行數百里疾
如風至一大池池中有大嶋廣百餘里中有
方壇壇中有蓮華臺上有寶塔塔中安妙
法蓮華經塔東西壁懸兩部大曼陀羅其塔
嚴麗不可言也北有大城城門禁衛甚嚴又
多大政天語賢曰我是上人本國菅丞相也
忉利天帝字我呼日本大政威徳天我讒配
時悲不動忩我主國土一切疾病災難事我
欲惱君臣傷人民又思以我生前悲泣之涙

化為大雨浸本國為水海經八十四年成立國土為我住城然此國普賢龍猛流傳密教之地也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遊住諸處覆護衆生彼諸名神常慰諭我我又愛重佛教故不成巨害但我十六万八千諸眷屬暴惡鬼神等隨處興災我尚難禁我受神慰味法樂故昔日怨懟少息耳賢曰我國人民倶稱火雷神尊重禮敬猶如世尊何有怨乎大政天曰國俗以我為仇讎誰敢尊敬

又火雷神者我第三使者火雷氣毒主者也非我名也我在世時所歴官位有人居之也起害意是昔怨之甚也而今立一誓遺本邦上人傳之普屬流布若人作我形稱我名慇懃尊重我必擁護若人聞上人言信受崇奉我亦不為如上之害賢反金峰陳上事蔵王曰我今汝向彼城者使知世間災難之根本也又有満徳天語賢曰彼大政天十六萬八千眷屬作毒害者天下善神不能遏止延長

八年夏藤清貫平希世逢雷震而死者彼火雷氣毒王之爲也亦祟禍法隆延暦檀林等諸大寺及大内之燒災皆是第三使者之所作也如是諸惡神滅法害生皆冒泰帝獨受其殃譬如衆流之宗海耳乃至暴風疾雨疫癘時行逆寇間起並是彼眷屬惡神之所發也然金峯八幡及我滿德天堅執不許故不自恣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託右京七條坊婢文子欲棲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搆

繞祠家側天暦元年六月九日始移北野其製猶早九年三月近州比良神官良種見年七歳託曰我昔任僕射先夢松生我軀而便折是以我知上三公又逢貶竄以故我所居之地必當生松不幾一夜間數千株松生北野於是朝日寺沙門最珎與右京婢文子勠力造靈祠天德三年右丞相藤師輔改規大廈自爾靈威日新世曰十一面觀自在靈應

法道仙人者天竺人也初靈鷲山中有仙苑

五百持明仙修金剛摩尼法皆能得道須臾遊十方刹便還本處神力如是壽無量歳導利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乗紫雲出仙苑經支那過百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山其山八朶故爲号也于時溪谷出五色光道見爲靈區居焉常誦法華修密觀所持道具千手大悲銅像佛舎利寶鉢而已餘無長物一日多聞天王駕雲來語道曰大仙又捿此我當擁護正法鎭撫邦國又牛頭天神現

形西峯曰我願任除災之役道得千手寶鉢法天龍鬼神來往奉事常飛鉢受供州人稱空鉢仙人生石大神請置鉢于石上奉供其地今尚号空鉢塚在神祠西南大化元年秋八月船師藤井載官祖而過道飛鉢乞供藤井曰御厨精粳不遑私情鉢便飛去於是乎舡中群米隨鉢飛連猶如鴈陣入山中藤井大驚奔到庵所悔謝乞憐道笑而諾言已米石如前飛歸其米千石無有遺失只其一俵

落南河上自茲此地富人多矣俗号米墮村
又曰米田藤井入都奏事孝德皇帝大加感
歎五年五月上不豫診治弗瘳乃宣左僕射
阿倍倉内召道加護道入宮持念玉體平復
六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門奧旨君臣嘆
美因之設無遮會道歸山此年敕於山中建
太殿安所持觀自在銅像及佛舍利寶鉢白
雉元年九月落成上幸寺始本朝重神輕佛
屬道之唱豈秉天下翕然反之二年三月宮

中大藏會三年季冬僧尼宮齋皆道之諭化 一切経會事也
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耆崛
之仙園也暫來此誘導耳今當歸乃說偈曰
我化有情來此地留下像鉢舍利羅一涉斯
境所求得永出三途見佛陀即放大光飛入
雲中道多營精舍諸州往往而在今存者稱
道遺德

久米仙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法食松
葉服薜茘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婦人以足

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漸喫
煙火復塵寰然鄉黨契券當署其名皆書前
仙某今舊券之中往往猶有平澤悉然嘗於
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薩
像所謂久米寺也後又修仙凌空飛去又有
大伴仙安曇仙二人與久米相後先所仙菴
基今猶在和州

依妙法華力得飛行無碍身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吞日有娠元慶
三年登睿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
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
性慈愍逢裸者脫與衣見飢人讓已食蟣蝨
蚊虻餧身飽止常厭喧囂修禪定勇猛精進
脇不印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山冬下牟田
寺習仙方初辟穀食菜蔬次去菜食果蓏漸
止飲食或日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煙延喜
元年秋永謝世境所披袈裟掛松枝書曰讓
與堂原寺延命命見是悲泣尋求山谷無蹤
跡勝父病頻九死乃歎曰我有多子所愛者

只陽勝而已傳聞得仙若有仙適知我意願
一見之勝聞此事飛至舍上誦法華父曰誰
乎經音絶似陽勝家人出見不睹其形只聞
其聲勝白父曰我離父宅永去人寰孝恩不
違故來誦經又曰每月十八燒香散花願待
我我尋香煙而來誦經說法報罔極矣語已
經音絶後於金峯山逢東大寺故舊語曰余
住此山五十余歳行年八十餘我修仙法得
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碍妙法華力得心

自在化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與練行息
眞遇身生兩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
肉遍體生奇毛言已過去又熊野山松本嶺
逢睿山舊友談話而去又有苦行比丘居笙
石窟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輟忽青衣童子
持白物來與比丘食其味甘美比丘問所由
童子曰我本睿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也
薰練年深得仙近來事陽勝仙此食又是勝
公所命也童便飛去

賛曰昔婬女誓曰我不跨一角仙頸不出山
果然久米見白脛而墜有以矣哉於戲色之
毀人也可不愼乎秦皇宮人飡芝而得仙遍
躰生青軟毛故世云毛女陽勝之奇毛恐是
與二人挾吾道而練形非山澤癯者之倫也
釋窺仙居宇治山持密呪兼求長生辟穀服
餌一旦乗雲而去
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
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曰加良
香不及怒弃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
年或見大峰山窟中顔色不衰云
藤太主源太主二人居和州吉野郊布衣烏
帽辟穀而持密呪浄蔵法師欲渡吉野河會
瀑漲無舟揖節而躊躇時二人飛來曰待我
試呪力藤太主持念須臾神人伐大木載蔵
源君又令神人牽其木著河岸二仙謂蔵曰
非師争感我二人哉言已飛去
生馬仙者攝州住吉縣人入河内高安縣東

山住深谷中寛平九年沙門明達持頭陀行
至東山絶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菴所有優
婆塞顏色似蕭栗頭戴白帽身著白衣達近
問曰爲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便以五瓜與
達曰是此地之産也可以充飢達嘗之甘美
不可言達曰在此爲何曰吾入山以來見
山脚只求菩提耳達出山傳此事

○釋法空野之下州人居法隆寺學顯密教讀
法華晝夜各三部後返本邦游歷勝地適至
一洞生五色苔門戸障隔及牀座自然天成
又以彩苔悉皆嚴飾空見此心生歡喜入中
居止永離塵境乃綴五色苔爲衣服甚軟煖
果蓏充飡鳥獸馴傍十羅刹女現形給使花
蕣歳月又不記也有比丘良賢巡禮靈區迷
路至洞見空生希有想宿數日見羅刹女端
嚴生染心女白空曰是破戒無愧人錯至淨
境我當損害身命空曰莫作是說加護送人
間女復本形甚可怖畏提賢凌空而飛須臾

至村落抛棄而去賢身心衰亡纔有氣息負
久蘇逢人語此又自悔耻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